壮烈马石山

■孙现富

记 忆

马石山上，层林尽染，欢唱的鸟儿为幽静的大山增添了生机。80多年前，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。当时，八路军指战员为掩护群众突围，英勇战斗，以血肉之躯在马石山上铸就不朽的丰碑。

1942年冬天的胶东，朔风呼啸。日寇纠集重兵，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“大扫荡”。11月21日，日军以牙山、马石山为中心，实施拉网合围，企图消灭胶东军区领导机关。

马石山山高林密，山势险峻且天然洞穴多。敌人的拉网式“大扫荡”迫使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涌向这里。

11月23日，日伪军将马石山地区围成铁桶，妄图“绞杀”包围圈内的抗日军民。敌人的岗哨密布，山口和交通要道都拉起了铁丝网、挂上响铃。敌人还在山中燃起层层火堆。据突围出去的群众回忆，当时站在马石山上远望，周围火光连成一片，山谷几乎成了人间地狱。

危难时刻，八路军来了！

胶东军区第5旅第13团3营7连2排6班的10名战士，执行完任务归队途经马石山，毅然决定留下来，带领乡亲们突围。

第一次突围，他们在一位老乡的指引下，借助有利地形，带领部分乡亲很快穿越封锁线。之后，他们分成3个战斗小组，冒险联络分散在山间的群众，又带领两批群众逃出敌人的包围。多年后，当时的青年民兵辛殿良回忆：脱险后分别时，锁子前村农救会赵会长关切地对班长王殿元说：“天快亮了，再回去有危险，咱们一起走吧。”王殿元回答：“山里还有很多父老乡亲，只要有人没救出来，我们就不算完成任务！”

这是王殿元留给乡亲们的最后一句话。说罢，他就带领战士匆匆消失在夜色中。这句话也让辛殿良记了一辈子。受到感召，他参军入伍成了第13团的一名战士，后来被授予“华东一级人民英雄”称号。这一天，22岁的八路军战士峻青也在突围的队伍中。冲出重围后，他含泪写下生平第一部小说《马石山上》。

夜色中，王殿元和战友为了给老乡留下更多撤离时间，他们一边搜寻山里的群众，一边向山上转移，以吸引敌人的大部队。10名战士与敌人激战到天明。顺利突围的群众，最初还能听到激烈的枪声。渐渐地，枪声变得稀疏，直至停息。然而，乡亲们没有等到10位勇士归来的身影。

敌人撤离后，乡亲们跑到山上，看到惨烈的一幕：山顶的石墙内外、松树旁，战士们静静地躺卧着；有的战士倒在通往主峰的山路上；还有的战士，鲜血浸红了大地……枪支零件和被砸坏的枪托、枪管散落一地。战至最后，10位勇士仅存班长王殿元和另外两名同样身负重伤的战士。当日军再一次冲上阵地时，王殿元奋力将一颗手榴弹掷向敌群，随即拉响最后一颗，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。他们，被胶东人民誉为“马石山十勇士”。

作家峻青曾经回忆——第一次突围后，他们明明知道，回到包围圈再想冲出来就难了。可是我们的战士，明明知道重重危险，却甘愿用自己的生命，换取更多群众的生命。最后，战士们又救出一批乡亲，而他们自己，却全部壮烈牺牲在马石山山巅。

马石山上，与“马石山十勇士”的事迹同样壮烈的，还有“十八勇士”。就在班长王殿元带领战士掩护群众突围时，另外一个同样名叫王殿元的共产党干部，也正在马石山带领战士与日寇作殊死战斗。

当时，胶东行署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奉命在马石山以南坚持斗争，带领战士连夜救援千余名群众突围转移，天亮后被敌军包围。

胶东行署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和他带领的17名战士，为牵制敌人，主动暴露自己，把敌人引上马石山主峰。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，18位勇士顽强抵抗、浴血奋战。

马石山（油画） 白仁海作

敌人的飞机，炸不垮顽强的斗志；疯狂的子弹，摧不毁坚定的信念。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指挥战士以墙体为掩护，居高临下，英勇战斗。见南坡攻不下来，敌人就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，从主峰北坡实施包抄。子弹打光了，勇士们就搬起石块，狠狠砸向敌人。最终，“十八勇士”血洒马石山。据行署所立碑文记载：“自早至午顽强抵抗，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。”

有重名者不足为奇。然而，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，出现两位名为“王殿元”的烈士，这是一种巧合，也是一个英雄辈出时代的缩影。

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，有400多名八路军官兵壮烈牺牲，“马石山十勇士”“十八勇士”是其中的代表。八路军山东军区第5旅第17团7连为掩护群众突围，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展开白刃战，反复冲杀，歼灭敌军100余人，最终全连仅5人突围成功，其余官兵全部壮烈牺牲。东海军分区独立团2连一个排的战士，两次摸黑冲进包围圈，救出数百名群众；当他们第三次冲进包围圈时，天已大亮，排长许书礼和十几名战士被困马石山顶，战至牺牲……

生死关头，八路军指战员一次次冒着枪林弹雨冲进包围圈，平均每救出15名群众，就有一名战士牺牲。

肃立在“马石山十勇士”雕像前，我的内心充满崇敬与悲壮。经历血与火的考验，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鱼水情更深。虎口逃生的百姓，含泪把烈士的遗骨埋进自家祖坟，还有很多人自发加入反“扫荡”斗争中。

战斗过后，日寇带着狼狗搜寻受伤隐藏在大山里的八路军战士。老百姓想出一种办法：用辣椒面拌上烟梗末撒在地上，干扰狼狗的嗅觉。当时，八路军部队的女同志和根据地的女干部，很多留着短发。敌人见到短发的妇女就查、就抓。于是，根据地的妇女群众纷纷剪掉发髻、改为短发，使敌人难以辨别谁是普通群众、谁是革命战士。

山峰昂首，翠柏耸立。蓝天白云下，遍洒革命先烈热血的马石山更加雄伟壮观。“马石山十勇士”“十八勇士”烈士墓碑矗立在山巅。站在山峰远眺，山下的村庄一片安宁祥和。

号子一吼有力量

■段 华

感 念

劳动号子是一种民歌体裁，是在劳动中诞生的“人民之歌”。我听过黄河纤夫的“船工号子”，也听过大山深处的“林工号子”。多年前，我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又在这里感受到号子的别样力量。

那天，75岁的老连长带着我们参观。他是山东人，17岁时就跟随王震将军带领的队伍来到新疆。他身上的军装已被岁月和风沙打磨得褪色，高大的身躯依旧挺得笔直。我问他，到新疆后是否回过山东老家，家里还有什么人。老连长看了我一眼，喉结滚动了几下，仿佛在用力咽下什么。随后，他用乡音对我说：“来到新疆，我再没有回过山东。现在父母也都不在了。”出乎意料的是，刚说完话，他竟给我喊了一段号子——

一步跨到新疆来，又割苇子又打狼
哎嗨哟
不怨爹、不怨娘
哎嗨哟
只怨孩子腿太长

老连长的声音浑厚有力。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号子，仿佛让沙粒、岩石和梭梭草都为之动容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整个戈壁仿佛安静了下来。

随后，老连长带我们来到兵团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“军垦第一连”。在一个大锅台前，老连长向我们讲述了那时的故事。他说，当年缺衣少粮，结束劳动后，官兵排队站在锅台边等着开饭。排队时，看到难以下咽的黑窝头和野菜汤，为激励大家吃饭，指导员就指挥众人喊起号子——

野大葱，清水汤
哎嗨哟
三餐窝头都一样
实难下咽也要吃
哎嗨哟
不然干活饿得慌

为了解决生活物资需求，战士们找到一片草场，开始养羊。牧羊生活是浸在风霜里的。茫茫草场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尤其是冬季，寒风凛冽，负责牧羊的战士日复一日奔走，体力消耗很大。他们长期远离连队，有时会感到寂寞，但也不忘编几句号子为自己鼓劲。

放羊时，羊群前面和后面各有一名战士。前面的战士大声喊：“手挥羊鞭身背枪，牧羊战士走四方。”后面的战士又接上：“哎嗨哟，劳武结合保边疆。”

在一处涝坝前，老连长介绍说，涝坝是存水的地方，在其他地方多称水塘，在新疆则称之为涝坝。为解决人畜用水，官兵在地上挖坑储存天山雪水。当时，每个连队都有涝坝，我们眼前的这个涝坝是官兵在70多年前开挖的。涝坝里的水储存时间长了难免会浑浊变质。

饮着涝坝水，战士们也不忘喊起号子。男兵这边喊着：“屏气闭息渡难关，誓把荒漠变良田。”不远处，女兵们接上：“哎嗨哟，哎嗨哟，今日甘洒血和汗，社会主义早实现。”

在这里，战士们学会了苦中作乐。饭后的休闲娱乐活动，带给战士们无限的欢乐。有时在活动中，战士们也会齐声喊号子——

西瓜壳篓当饭碗，玉米苞叶当菜盘
筷子本是芦苇秆，光溜轻巧又直捻
哎嗨哟
南瓜汤，洋芋片，香甜松软“黄金砖”
“一碗茶，一块砖”，吃完不够有得添
哎嗨哟
饭后有个小休闲，唱支歌儿绕天边

听着几十年前兵团人喊的号子，我仿佛看到那些年轻战士身上沾满沙尘与汗水，却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模样。他们扎根边疆、苦中作乐的精神，让人感动。

当年的工作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是劳动大军并没有放松文化教育。老连长说，当时连队组织战士学文化，不少战士双手拿惯了钢枪和农具，写起字十分僵硬。最初，有的战士甚至逃避文化学习，指导员怎么批评，他们也不上心。后来，还是号子发挥了作用。遇到战士学习松懈的时候，文化教员就带领战士们起立喊号子——

春季里来暖洋洋，人民战士出营房
哎嗨哟
三大武器不离身，枪镢钢笔都带上
刀枪我擦亮，威武又雄壮
哎嗨哟
匪特来骚扰，叫他见阎王
戈壁当战场，镢头抡得忙
哎嗨哟
春天多种万顷田，秋后多打万石粮
学习我努力，钢笔拿手里
哎嗨哟
包教包学订合同，秋后看成绩

一曲号子喊罢，战士们齐刷刷坐下，开始安静地学习。

昔日在戈壁滩上喊出的这些号子，多为即兴而成、朴实无华，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官兵扎根于此的生活。这些号子，在开荒、夯土、修渠、架桥、铺路、收割等劳动中随时响起，起到鼓舞士气、凝聚力量的作用。

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了6年，深深体会到号子激发出的力量。我忘不了那片土地、那些人。如今，距离老连长带我们喊号子已过去多年，我忆起那段往事仍心潮激荡。那些建设者的故事，以及蕴含在号子声中的精神和力量，将永远感动着我、鼓舞着我。

警钟回荡雪峰山

■吴昱昊

不久前，我来到位于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的安江农校纪念园，了解杂交水稻种子背后的故事。这里位于湘西南雪峰山下，也是当年湘西会战的主战场。战争已经远去多年，在这里偶然遇见的一口校钟，把我带入昔日的烽火中。

安江农校纪念园位于安江镇溪边村。这里良田遍布、河流交错，加之适宜的气候条件，水稻产量喜人。20世纪初，这里是湖南省乃至中国南方地区一处重要的水稻技术培训地。

新中国成立那年，从小立志学农的袁隆平，如愿报考了农学。1953年，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，来到安江农校教书。授课之余，他在学校分配的半亩试验田里开启了育种探索。我的大伯也曾在安江农校学习。他说，袁隆平戴着斗笠、卷着裤腿站在秧田里，模样跟普通农民没有两样。

安江农校已于多年前并入怀化职业技术学院，并迁往市区的新校区。如今，安江镇只留有少量的试验秧田。昔日的农校建筑还在，青瓦红砖的校舍排列有序，周围是水稻田，依旧保留着原来的面貌。在安江农校纪念园展览墙上，我看到了老一辈安江农校师生挥汗劳作的留影，也从老照片中看到日寇对学校的破坏。

1945年春夏，日军为占领并摧毁芷江空军基地，打击中、美空军，维护华北、华中主要交通干线的畅通，由邵阳、东安等地大举向湘西进攻。中国军队为保卫芷江空军基地，凭借有利地形与工事，顽强阻敌。

交战中，日军飞机受到中国军队的猛烈还击，不敢抵近作战，无法完成轰炸军事目标的任务。随后，日军战机对雪峰山脉两侧展开狂轰滥炸。敌人从空中发现，安江农校的校舍排列整齐、操场平坦开阔，误以为这里是驻军重地，于是密集投掷炸弹，实施轰炸。

安江农校纪念园的管理员介绍说，战火中，学校的房舍尽数倒塌，一些水稻技术专家和学员在轰炸中失去生命，学校好几年都没有恢复教学。

漫步在安江农校纪念园，管理员继续介绍：这场战争对农校的影响，一直延伸到现在、到我们站立的地方。见我一脸疑问，他抬手指着前方说：“那棵槐树上挂着的一口铁钟，是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后留下的一块弹壳。”我仔细看过去，那凸出的弹头部分恰好形似一口钟。它高约30厘米，下部口径约20厘米，厚度约5厘米。为了不忘遭受侵略的耻辱，学校把这块钟形弹壳悬挂在树上当作校钟，警醒师生。

我走过去敲了几下钟，声音并不高亢，却似乎让我听到了历史的回声。这钟声回荡在雪峰山下，警醒着每个来访者。

星光下的前行

■绿 叶

情感兵站

夜，像一块浸了墨的绒布，轻轻铺展在窗前。那片璀璨星空，像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记忆深处的闸门，让我走进与星光相伴的那些岁月。

记得小时候走夜路，是被星星照亮的。暮色四合，我攥着母亲的衣角往家走，脚下的碎石子硌得脚生疼。母亲指着天空说：“别怕，星星都在咱头上点灯呢，照亮咱们回家的路。”我仰起头，细碎的星光点缀着天幕，像是散落的珍珠。后来，我独自走夜路，总会想起母亲温柔的话语。年少的我，走在夜路上，竟也不觉害怕和孤单，甚至还能闻到风掠过麦田带来的芬芳，听到虫鸣蛙叫动听的合奏。

军营的星光，像是无声的战友。夜间行军，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囊艰难跋涉在蜿蜒山路上。有时，没有月亮的夜晚，星星就成了唯一的光亮。驻训时，在野外挖掩体的深夜，铁锹与泥土碰撞的声响回荡在空寂的山谷。抬头望去，星星像是无数双眼睛，见证着我们在夜色里挥汗如雨，也见证着我们悄然生长的青春。

军校毕业考核的那个夜晚，是北斗星帮助了我。我独自行进在陌生的山林里，一时辨不清方向。恐惧涌上心头，转身间，我猛然想起教员的话：“夜间在野外迷路了，可以找北斗星辨别方位。”仰头的刹那，我看到七颗星连成的明亮勺子。“斗柄南指，天下皆夏。”在北斗星的指引下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，直到迎来曙光，漫天星辰隐没。

毕业后，我来到边防一线工作，“披星戴月”成了常态。边关的星格外清亮，像戍边战士坚毅的眼睛。夜晚，我们乘坐车辆在盘山路上颠簸着，车灯驱散前方浓稠的夜色，头顶是星光一路相伴。

如今，我回到了城市，每当夜深人静，那些与星光相伴的经历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——是母亲温暖的话语，是战友并肩前行的身影，是迷路时的指引，是边关的忠诚守望。

我时常推开窗，静静地仰望星空。星星眨着眼睛，安静地悬挂在夜空中。那些浸透星光的岁月，已化作心底的力量，照亮着我前行的脚步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610期

沙场速筑（中国画） 陆千波作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